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六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 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勝也

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

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

三復位封於東武城 徐廣曰屬清河平原君家樓臨

民家民家有壁者槃散 亦作行汲平原君

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壁者至平

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

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

罷痿之病

徐廣曰癘音隆痿病也

而君之後宮臨而笑

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
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
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
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
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禮而
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君之不
殺笑躡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
於是平原君乃斬笑躡者美人頭自造門

進躡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是

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

傾以待士

徐廣曰待一作得

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

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

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

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敢血於華屋

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

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蒲

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白贊於平原君

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即以遂備負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

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音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為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

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
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
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
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
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
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力而奮其威令
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
以楚之強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且卒
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

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
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
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
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
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
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
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
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
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

血於堂下公等錄錄音所謂因人成事者也
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
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臣
為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
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
生以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
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
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
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

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
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
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
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呂
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宇
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
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
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
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

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徐廣曰河内平阜有李城

虞卿欲以信

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

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

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

此甚不可且虞卿

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

音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

善為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繼

公孫龍劉向別錄曰齊使鄒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琴母子之屬論白馬非馬之辯以

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辨者別殊類使不相害斥異端使不相亂行

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不務相迷也故勝者不失其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末若是故辯可為也及

至煩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聲使不得反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繳紛爭言而競後息不

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躑躅檐簷徐廣曰躡草復也簷長柄

笠音登笠有柄者謂之簷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

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周

曰食邑於虞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

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

徐廣曰復一作係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

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為媾古后反求虞

卿曰昌言媾者以為不媾軍必破也而制

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

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

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

魏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
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
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
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
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
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
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
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
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

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
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

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音釋徐廣曰一作赦

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
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
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
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
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
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

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取

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

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
弱以強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
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有
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
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
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
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弱者
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
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

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
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
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
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母子孰吉
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
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
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
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
室曰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

賢人也逐於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

脊

徐廣曰音慎

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

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強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強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

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

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音光反王曰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

終不可平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
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
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
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
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
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去趙
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上採春
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謀凡八
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
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貪
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衆邯

鄆幾亡

譙周曰長平之陷乃趙王信間虞
易將之咎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

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忍
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况賢
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
於後世云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六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

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

烽言趙寇至且入界

文穎曰作高土櫓櫓上作桔槔桔槔頭堯零以薪置

其中謂之烽常低之有寇即火燃舉之以相告

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

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

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弊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

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
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
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
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
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饗賓客賓客
雷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
公子曰今日嬴之爲公子亦足矣
徐廣曰爲一作羞
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同
迎嬴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

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
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
市人皆以嬴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
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
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
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
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十年秦昭
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
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

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獨

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使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

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
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
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
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
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
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
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内而如姬
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
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

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
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子
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
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
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
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
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
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
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

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耶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嘍噤上音烏百切下音莊白切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臣泣耳豈畏死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為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

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

原君負韃矢

呂忱曰韃盛弩失

為公子先引趙王拜

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交留趙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呂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

物有不可忘或有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

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為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為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掃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

禮記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

自言臯

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

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音留趙
趙王以鄔為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
奉公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
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徐廣曰漿
或作醪公
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
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
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
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妾從博徒賣漿者
游公子妾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

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
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
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
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
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為羞其不足從
游乃裝為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
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
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
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

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
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
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莫
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
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
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
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
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
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

授公子公子遂將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
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
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
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
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
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
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秦王患之乃行
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於魏王
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

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
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
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偽賀公子得立
爲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
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
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
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
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
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

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
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
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
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太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
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
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恥
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
之而今民奉祠不絕也

信陵君列傳第十七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
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
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
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
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
聞秦之計當是之時秦已前使白起攻楚
取巫黔中之郡拔鄢郢東至竟陵楚頃襄
王東徙治於陳縣黃歇見楚懷王之為秦

所誘而入朝遂見欺留死於秦頃襄王其
子也秦輕之恐壹舉兵而滅楚歇乃上書
說秦昭王曰天下莫強於秦楚今聞大王
欲伐楚此猶兩虎相與鬪兩虎相與鬪而
駑犬受其弊不如善楚臣請言其說臣聞
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徐廣曰致或作安累
綦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
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帝文
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

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
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
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
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徐廣曰秦始皇五年取酸棗燕虛蘇代曰
決宿胥之魏桃徐廣曰縣有桃城入邢徐廣曰平阜有邢丘魏之兵

雲翔而不敢掠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
三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徐廣曰蘇秦云北有河外

卷衍長垣縣有蒲鄉以臨仁平丘徐廣曰屬陳留黃濟陽嬰城徐廣曰蘇代云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

徐廣曰濮水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

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救王之威亦單矣

徐廣曰單亦作彈王若能持功守威絀攻取之心而

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

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衆仗兵革之強

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

其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曷

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智氏見伐趙之利而不

知榆次之禍吳見伐齊之便而不知于隧

之敗此二國者非無大功也沒利於前而

易患於後也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

齊人於艾陵還焉越王禽三渚之浦戰國策曰

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

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臺之

下徐廣曰鑿臺在榆次今王妬楚之不毀也而忘毀楚

之強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詩曰大

武遠宅而不涉從此觀之楚國援也鄰國

敵也詩云趯趯兔遇犬獲之

韓嬰章句曰

獲得也言趯趯之兔謂狡兔數往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毛傳曰兔狡兔也鄭立曰遇犬犬之

馴者謂田犬

他人有心余忖度之今王中道而信

韓魏之善王也此正吳之信越也臣聞之

敵不可假時不可失臣恐韓魏早辭除患

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

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

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本國殘社稷

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摺頤

徐廣曰一作顛

首

身分離暴骸骨於草澤頭顱僵仆相望於

境父子老弱係脰束手為羣虜者相及於

路鬼神孤傷無所血食人民不聊生族類

離散流亡為僕妾者盈滿海內矣故韓魏

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且王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

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

返也是王以兵資於仇讎之韓魏也王若

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

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也王雖有之不為得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鉅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而使獨攻王破楚以肥韓魏於中國而勁齊韓魏之強足以技於秦齊南以泗水為境東負海北倚河而無後

患天下之國莫強於齊魏齊魏得地葆利而詳事下吏一年之後為帝未能其於楚王之為帝有餘矣夫以王壤土之博人徒之眾兵革之強壹舉事而樹怨於楚遲徐廣

曰一
作還

令韓魏歸帝重於齊是王失計也臣為

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梁氏寒心許鄢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

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
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
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
燕趙無齊楚齊楚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
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昭
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賂
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
子完入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
太子不得歸而楚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

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善楚太子乎
應侯曰然歇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如
歸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
國無窮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歸
則咸陽一布衣耳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
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願相國
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太子
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
爲楚太子計曰秦之留太子也欲以求利

也今太子力未能有以利秦也歇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爲後太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亡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太子因變衣服爲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爲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歇乃自言秦昭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歇當死願賜死昭王大怒欲聽其自殺也應侯曰歇爲人臣出身以徇其主

太子立必用歇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

楚秦因遣黃歇歇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

徐廣曰三十六年

太子完立是爲考烈王考烈王元

年以黃歇爲相封爲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以爲郡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爲都邑春申君旣相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

方爭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
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
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楚使
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
春申君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
為蘭陵令當是時楚復強趙平原君使人
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
楚為瑇瑁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請命春申
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

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十四年秦
莊襄王立以呂不韋為相封為文信侯取
東周春申君相二十二年諸侯患秦攻伐
無已時乃相與合從西伐秦徐廣曰始而楚
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至函谷關秦出兵
攻諸侯兵皆敗走楚考烈王以咎春申君
春申君以此益踈客有觀津人朱英謂春
申君曰人皆以楚為疆而君用之弱其於
英不然先君時善秦二十年而不攻楚何

也秦踰隄隘之塞而攻楚不便毀道於兩
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
亡不能愛許鄢陵其許魏割以與秦秦兵
去陳百六十里徐廣曰在許東南臣之所觀者見秦
楚之日鬪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而秦徙
衛野王作置東郡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
行相事楚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求婦
人宜子者進之甚衆卒無子趙人李園持
其妹美欲進之楚王聞其不宜子恐久無寵

李園求事春申君為舍人已而謁歸故失
期還謁春申君問之狀對曰齊王使使求
臣之女弟與其使者飲故失期春申君曰
娉入乎對曰未也春申君曰可得見乎曰
可於是李園乃進其女弟即幸於春申君
知其有身李園乃與其女弟謀園女弟承
閒以說春申君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
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無子即
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則楚更立君後亦各

貴其故所親君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江東之封乎今妾自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幸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有子男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李園女弟謹舍而言之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子男立爲太子以李園女弟

爲王后楚王貴李園園用事李園旣入其女弟立爲王后子爲太子恐春申君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而國人頗有知之者春申君相二十五年楚考烈王病朱英謂春申君曰世有母望之福又有母望之禍今君處母望之世事母望之主安可以無母望之人乎春申君曰何謂母望之福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雖名相國實楚王也今楚王病旦暮且卒卒

而君相少主因而代立當國如伊尹周公
王長而反政不即遂南面稱孤而有楚國
此所謂毋望之福也春申君曰何謂毋望
之禍曰李園不治國而君之仇也不爲兵
而養死士之日久矣楚王卒李園必先入
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毋望之禍也
春申君曰何謂毋望之人對曰君置臣即
中楚王卒李園必先入臣爲君殺李園此
謂毋望之人也春申君曰足下置之李園

弱人也僕又善之且又何至此朱英知言
不用恐禍及身乃亡去後十七日楚考烈
王卒李園果先入伏死士於棘門之內春
申君入棘門園死士俠刺春申君斬其頭
投之棘門外於是遂使吏盡滅春申君之
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
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爲楚幽王是歲也秦
始皇帝立九年矣嫪毐亦爲亂於秦覺夷
其三族而呂不韋廢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
矣哉初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楚
太子歸何其智之明也後制於李園旄矣
徐廣曰旄音耄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春申君
失朱英之謂邪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范雎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七十九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
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
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
報齊襄王聞雎辭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
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
為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今雎受
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
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

管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即卷以箚置廁
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僂辱以懲後令
無妄言者睢從箚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
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箚中死人魏
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
之魏人鄭安平聞之乃遂操范睢亡伏匿
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
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
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

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
有仇不敢書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
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
曰先生待我於三亭之南與私約而去王
稽辭魏去過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
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
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
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
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

東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雎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雎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雎入咸陽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於累卵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

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

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

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

晉馱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

徐廣曰華一作

葉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

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

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

侯爲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

廣其陶封范雎乃上書曰臣聞明主立政

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

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邪且臣聞周

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藜薛綜曰縣藜一曰美玉楚

有和朴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

也而為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

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

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

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為其割榮也良醫

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

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

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

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徐廣曰一

音同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

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

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

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徐廣曰一云使持車召范雎於是

范雎乃得見於離宮詳為不知永巷而入

其中王來而官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

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

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

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

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

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

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羣臣莫

不洒徐廣曰先典反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

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

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間秦王復跽而請

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

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
睢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
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踈
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
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
使文王踈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
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羈旅
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臣君之
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

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
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
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
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
漆身為厲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恥且以
五帝之聖焉而死三王之仁焉而死五伯
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焉而死成荆

徐廣曰一作美

孟賁

許慎曰成荆古勇士孟賁衛人

王慶忌

吳越春秋曰吳王僚子慶

忌

夏育之勇焉而死

漢書音義曰或云夏育衛人力舉千鈞

死者

人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昭關夜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餬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鼓腹吹箠。徐廣曰：一作簫。乞食於吳市，卒與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行也。臣又何憂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

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僻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

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恩先生

徐廣曰亂先生也音潤

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王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有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爲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鬪而勇於

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爲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

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爲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爲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

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繆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詞重幣

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
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
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
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
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雎為客卿
謀兵事卒聽范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
懷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
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
韓也譬言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

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
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
收韓韓不聽為之柰何對曰韓安得不聽
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臯之道不通
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
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斷而為三夫韓見必
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
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
用數年矣因請問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

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
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
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
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
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
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貴
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
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
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

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

徐廣曰音征敵

伐國莫敢

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
侯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
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
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
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翳之於廟梁宿昔
而死李允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
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
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允之類也

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爲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爲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爲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

給車牛以徒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號爲應侯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旣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爲微行敝衣閒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

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爲人庸賃
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
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
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
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
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
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爲見君於張君
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固
不出范雎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

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
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
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
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問門下曰
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卿
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
須賈大驚自知見責乃肉袒膝行因門下
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
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

青雲之下賈真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
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
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睢曰汝罪有幾曰
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范睢曰汝
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
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
受為丘墓之寄於荆也今睢之先人丘墓
亦在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
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廁中

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
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緜袍戀
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
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
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
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
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
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
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范睢既相王稽謂

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

亦三宮車一日晏馬應劭曰天子當晨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常昭

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是事之不可知者一

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

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

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

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

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

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

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

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

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

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司馬彪曰凡郡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

茲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

計又住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

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厄者一飯之德

必償睢眦之怨必報范睢相秦二年秦昭

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徐廣曰蘇代曰起少曲一日而斷大

行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詳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其頭來不

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

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
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
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不易知知
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
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
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下爭
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辭
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聞行急士之
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

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
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
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
歸趙昭王四十三年秦攻韓汾陘拔之因
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侯謀縱反
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
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
白起有隙言而殺之徐廣曰在
五十年任鄭安平使
將擊趙鄭安平爲趙所圍急以兵二萬人

降趙應侯席蓐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
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
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徐廣曰五年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
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
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

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眾不遇

而從唐舉相荀卿曰梁有唐舉曰吾聞先生相李兌

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

臣者何如唐舉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

肩

徐廣曰曷一作偈偈
作仲戶一作渠

黜顏蹙鞞膝攣

攣兩膝曲也徐廣曰

作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

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

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

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持梁

刺齒肥

持梁作飯也刺齒二
字當作齧又作齧也

躍馬疾驅懷黃金

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

貴四十三年足以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

奪金南於塗

爾雅曰欵足者謂之
焉郭璞曰鼎曲脚

聞應侯任鄭

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內慙蔡澤

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

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弘辯智士也彼

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

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

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

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

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常

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
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
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
足便利耳目聰明而心聖智豈非士之願
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
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
願以為君王豈不辯智之期與應侯曰然
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
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

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

里

徐廣曰一本無此字

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

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
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
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
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式拙反復謬曰何為不

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身無貳慮盡
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姦邪信賞罰以
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

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
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
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
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徐廣曰一云不困毀訾然
為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
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
而弗離成功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
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
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

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
所恨何為不可哉蔡澤曰主聖臣賢天下
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
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存
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晉國亂
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
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僂
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
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

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
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
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
全邪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
者其次也名在僂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
應侯稱善苦蔡澤少得閒因曰夫商君吳起
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閔
大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
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

與閔天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
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悃
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爲膠漆義不
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
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
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爲主安
危脩政治亂疆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
國足家疆主尊社稷顯宗廟天下莫敢欺
犯其主主之威蓋震海內功彰萬里之外

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
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
不忘舊故不若孝公悼王句踐而君之功
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
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
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爲君危之
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
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
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
矣而無變計竊爲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
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
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
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
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
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失
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噉叱呼徐廣曰一作暗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爲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權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士二室無二事力田穡積習

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于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雷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

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
餘城功已成矣而遂賜劍死於杜郵吳起
爲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
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
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揚越
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
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
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
夫種爲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

爲存因辱爲榮墾草入邑辟地殖穀率四
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句踐之賢報夫差
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
句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
至於身此所謂信而不能誦往而不能返
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爲陶朱公君
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
奕指曰博縣於投不必
在行駟謂投投瓊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
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

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徐廣曰白起吳起大夫種是也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

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孰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睢斯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

來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五
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
見人甚衆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
王召見與語大說之拜爲客卿應侯因謝
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
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爲
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
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爲綱成君居秦十
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
爲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
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
游說諸侯至白首無所遇者非計策之拙
所謂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踵取
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
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
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厄惡能激乎

范曄蔡澤列傳第十九

